

宋四子抄釋

一



宋四子抄釋

二



宋四子抄釋

三



宋四子抄釋

四



14927

卷二

宋四子抄釋

一

呂柟撰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宋四子抄釋

二

呂柟撰

14989

212
1

宋四子抄釋

三 吕柟撰

中華書局



14990

上
卷

宋四子抄釋 四

呂柟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宋四子抄釋 四冊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宋四子抄釋

此據惜陰軒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一本

宋四子抄釋總序

宋四子者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晦庵朱子也。朱子曰：程氏兄弟二人，其學既同，其言無異。遂統稱程子云，故曰宋四子也。予謫判解州時，嘗抄釋周程張三子書，解士丘東魯王光祖乃校正而刻之，解梁書院比予官南都，光祖復籤是書，問於鷺峯東所，於是休寧程爵見周子程子，取而刻諸由溪。維揚葛潤見張子，取而刻諸江都。乃若同志之士，欲求周程張子之道者，皆可因是以知其大略矣。比予既守太學，其誨諸士，每稱四先生之言爲入五經四書之門戶也。於是徽中戴冠、胡大器、黃卷、汪雲、黃本靜、汪克儉、洪釗、胡其仁、黃登諸士侍側曰：是刻諸江南者之三子書也。冠輩尙能誦之，但恨未能博及天下之士耳。願贊同志友曹顥、羅瓊、吳時敍、黃錫、吳文達、汪鳳梧、汪櫓、汪一中自爲校寫重刻，並請朱子者以加諸梓。使海內游太學者，皆得誦習四先生之言，以求爲孔子之道，當見士風可正，民俗可移，不尤愈於一由溪江都之行乎？予然其言，遂併抄釋朱子以附之。於是冠輩持是書，請博士南海蕭子日強甫、田鄭子汝舟重加校正，遂入諸木。曰宋四子抄釋云。嘉靖十五年秋八月己丑國子監祭酒呂柟序。

宋四子抄釋總目

周子抄釋三卷

二程子抄釋十卷

張子抄釋六卷

朱子抄釋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周子抄釋三卷

明呂柟撰。宋五子中惟周子著書最少。而諸儒辨論則惟周子之書最多。無極太極之說。朱陸兩家。斷斷相軋。至今五六百年。門戶之分甚於冰炭。太極圖說與通書表裏之說。元何虛中至特著一書。辨此一語。論者亦遞相攻擊。究無定評。至於主靜之說。明代詬爭尤甚。是編蓋因周子全書而摭其精要。一卷爲太極圖說通書。二卷爲遺文遺詩。而附以雜記。三卷則本傳墓碣事狀也。較全書特爲簡潔。每條之下各釋以一二語。或標其大旨。或推所未言之意。較諸家連篇累牘之辨。亦特淳實。其釋荀子元不識誠一條。謂貶荀子太過。以大學中庸之言。比擬荀子之言。誠未免駁雜。釋養心亭記一條。謂寡欲亦尤執厥中之義。若至於無。恐難通行於衆。亦不免辭不達意。然大旨要爲不悖。觀周子之書者。其精華略具於此矣。

張子抄釋六卷

明呂柟撰。是編摘錄張子之書。以西銘東銘爲冠。次正蒙十九篇。次經學理窟十一篇。次語錄。次文集。而終以行狀。亦每條各附以釋。如周子抄釋之例。首有嘉靖辛丑柟自序。稱張子書存者止二銘。

正蒙理窟語錄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馬伯循氏諸書皆言簡意實出於精思力行之後顧其書散見漫行渙無統紀而一義重出亦容有之暇嘗粹抄成帙注釋數言略發大旨以便初學觀省蓋其謫官解州時作也案虞集作吳澄行狀稱澄校正張子之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與柟此本合澄本今未見柟此本簡汰不苟較世所行張子全書亦頗爲精要矣

二程子抄釋十卷

明呂柟撰前有自序稱初得二程全書於崔銑以其中解說六經四書之語與門弟子問答行事之言統爲一書浩大繁博初學難於觀覽因抄出心所好者集爲八卷凡二十九篇而卷首所列程子門人姓氏後有嘉靖辛卯柟門人休寧程爵重刊跋乃稱涇野先生抄釋程氏書凡十卷此本爲嘉靖丙申柟門人鄧誥所刊卷數與爵跋相合豈柟作序時其書尙止八卷後或有所增益而序則未改歛其書不分門類亦不敍先後仍以二程遺書原載門人某某所記分編每條之末皆以一二語標其大意昔朱子編遺書嘗病其真贗相雜柟是書削駁畱醇頗爲不苟蓋柟之學源於河津最爲篤實故去取皆有所見惟其文原出李夢陽全集率詰屈不可讀故每條下所釋辭旨往往晦澀非初學所能洞曉云

朱子抄釋二卷

明呂柟撰。是編乃嘉靖丙申。柟爲國子監祭酒時所定。宋儒之中。惟朱子著述最富。辨論亦最多。其時諸弟子所述者。有池錄、饒錄、饒後錄、建錄、諸刊。黎靖德刊。除重複分類編次。尚得一百四十卷。則浩博可知矣。柟此本所抄止於二卷。乃較張子、二程子爲少。然朱子之學。無所不通。與門人亦無所不講。黎氏語類以二十六目舉其大凡。包括尙有未盡。讀者茫無津涯。又早年晚年持論或異。門人所記。或以己意增損。亦往往彼此不同。讀者多莫決其去取。明人遞相選錄。幾於人有一編。其大意乃在於勝負相爭。區分門戶。不過借朱子爲名。未嘗真爲明道計也。柟作是編。惟摘切要之辭。而不甚以攻擊爲事。於學問大旨。轉爲簡明。然於與陸子靜論意見一條。注其下曰。陸氏終近禪。則是非之辨。亦未嘗不謹嚴矣。

周子抄釋序

柟自幼誦濂溪周子一二言，卽中心愛之。如覩其人，若當清風明月下誦之，更無他文字可好。第恨未多見其書耳。旣舉後得全書，刻本於寧州呂道甫氏。又恨編次失序，雅俗不倫。暇嘗第其先後，因釋其義於各章之下，分爲內外二篇。旣謫解巡按潛江初公亦甚好焉，遂命刻之。解梁書院於戲，周子精義具在此書，蓋入孔顏之門戶也。雖微釋亦可通，但始學之士，因其釋味其言，卽其言思其人，則必不以文字焉視斯書矣。嘉靖五年春正月，後學高陵呂柟序。

爵旣刻二程子抄釋，同門友曰：「周子之書，孔孟之翼也。我師涇野先生釋之，皆有益於聖學者，盍亦刻諸？」答曰：「此爵之志也。惟願諸友分讀時，毋忘師所謂不以文字焉視之者，則爵不爲虛刻矣。」諸友曰：「然。」遂續刻諸由溪。原有內外二篇，嘉靖壬辰秋八月朔，門人休寧程爵謹志。

通書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於穆修也。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此殆其學之一師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蓀。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頤氏續孟子不傳之緒。則周子豈特爲種穆之學而止者哉。嘗著稽古孔子述三王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旦萬古之光明。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日中天。如雨行地。其功蓋在孔門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其一二語爲同志者。啓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二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直以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敍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尙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五